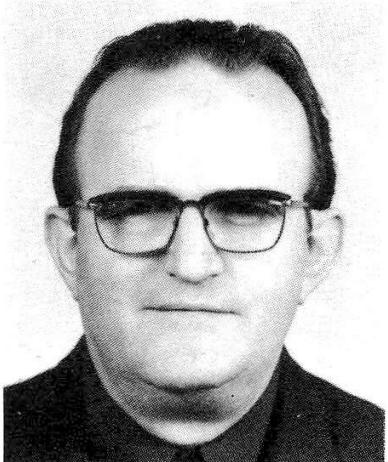


凱撒的歸於凱撒，天主的歸於天主（三）

韓德力

「不要害怕，回到上主的屋裡，我們一起祈禱！」

當中國教會在重建中，也需要尋求與地方當局共同之處。在二十世紀中，中國教會先後經歷兩次重大挫傷，先是一九零零年的義和團之亂，教堂被焚，數以千計的教友殉道。四十年代末，共產黨來了，開始新的迫害，到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七六年）達到高峰，衆多教友神父或被處死，或被禁在牢獄多年，教堂被毀或沒收。兩次都使普世教會佩服中國的信仰力量，並驚訝不已。神父教友在其主教引導下，默默地、艱辛地從他們慘痛經歷中成長，從廢墟中重建教會。雖然最後這次迫害已正式結束了，但影響至今，地方上還有「地下」教友被補。官方認可的教區領袖，不少仍未有獲正式教廷確認及與世界主教團合一。



歷此困境，大陸主教神父表現得直如傳教偉人，不怕面對一切艱辛，他們獻身爲牧者，十分了解他們的特殊牧職。經過文革時期駭人的迫害之後，主教們首先與政府建立「工作關係」，然後繼續堅定他們的群衆的信仰，告訴他們：「不要害怕，回到上主的屋裡，我們一起祈禱！」這些主教神父，包括多數官方現任的，從監獄或勞改營回來後，隨即帶領其信衆在各堂區重建上主的庭院。目前已開放了四千個教堂，同時還開放了十五座大修院，幾座備修院，以及四十所修女初學院。這一切發展是未來希望的種子。

修和比重建更加困難

普世教會這幾年來從中國得知的好消息，就是 在中國沒有海外所擔心的裂教，中國只有一個教會，且是忠貞的教會，是「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是個有聖人、有殉道者、也有軟弱教友和罪人的教會。但這教會受了傷，從內部分

隔爲非官方的（地下）教會團體和官方教會團體，兩派的人都振振有辭，各自辯解他們在過去所做的種種抉擇。他們彼此間的偏見源自於五、六十年代複雜的宗教和政治情勢下所做的矛盾抉擇，無疑有些醜化了、甚至傷害了教會。但教會整體對於什麼該歸於天主、什麼該歸於凱撒，基本上沒有什麼分歧，所不同的是，在那種情勢下該怎麼做？現在他們雙方都沉痛體會到內部的分歧和基督信仰的根本是背道而馳的。他們的一大挑戰不只是重建有形的教堂，更是重建教友的團體，並使他們團結一致。凡教友都祈求聖神感動中國教友的心，努力修和。聖神過去給了他們力量，讓他們不但忠於信仰同時也愛國，現在聖神也將加強他們的能力，超越這段歷史演變中形成的內部誤解，並找到合一之途。

缺少溝通是促進修和的一大阻礙。礙於過去大陸的複雜演變，很多地方的這兩方面教會團體的主要教神父都沒有互相交談過。現在似乎是尋找接觸的時候了。大陸有些地方已經跨出了修和的重要一步，

有了公開的和解，至少在兩方之間有了些密切合作，像在武漢、瀋陽、寧夏、內蒙古一帶。至於其他地區也有些公開的行動，意義匪淺。一九九五年聖誕節，甘肅天水的兩教會團體的神父們就聚在一起，討論修和的確實可行之方，他們彼此互祝平安，又公開遊行，慶祝聖誕。最近甚至還有些深具遠見的行動，一九九六年聖神降臨節，一位非官方（地下）的主教寫了一封公開信，呼籲兩教會團體的教友一起坐下來談，把眼光放在未來，而不回顧既往，要讓全中國的信友聚成羊群，在一位牧者的領導下正式合而為一，接受教宗的精神領導。他並補充：不需去碰愛國會。甚至非官方（地下）的主教團也以書面表達了同樣的立場。同樣是聖神降臨這天，一位官方主教公開表示，教宗已正式將他合法化。這些創舉都顯示聖神在工作。採取主動，需要足夠勇氣和樂於分享的態度。中國地方教會不僅要和普世教會結合，更要從內部先行合一。

我們海外教友，因著基督徒團結的精神，十分

關切這些情況，以致在討論大陸教會的忠貞時，我們中間也會有分歧。這是人之常情，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我們有些人訪問大陸後，會比較同情一個團體多於另一個團體。但是，一旦我們只認同一邊，而拒絕與另一邊對話時，我們就失敗了，這就鼓勵分裂而不是促進統一。聖父自己已明確邀我們與兩個教會團體對話，並促進合一。他自己也這樣做。我們首先要關切的應該是修和。寬恕是基督訊息的重心。基督徒就是一個人意識到他需要別人的寬恕。設若我們做不到寬恕與修和，我們就否定了信仰的根本。因此，回應教宗呼籲的時候已到了。一九九五年八月五日他在羅馬向臺灣主教說話，他請我們回想自己的疏失及軟弱，他說：

大家都不要行動，大家都不要轉向基督，祂召叫我我們合二為一。每個人都要探尋引人走向修和的途徑，每個人都要將自己整個交出來，他的過去，他英勇作證的時刻，他軟弱的時刻，他現在的痛苦以及他對更美好的未來的期望。

與地方當局對話的時刻到了

大陸教會領導者也需要有創意和膽識以尋找與政府對話之機會，以適應教會的結構。天主教信仰和教會法典的關鍵之處是每位主教的身分，他既是本教區的精神領袖也是世界主教團的一員。這是個繁複的過程，因為一方面教會結構必須遵照國家法律，另一方面，基於宗教自由的真精神，當地法律也必須尊重教會的信仰、精神、與結構。中國已經認可天主教為國內五大宗教之一，但地方當局對基督教還有很多疑問，他們能否尊重天主教聖統制功能在神學上的意義，還不清楚。重要的一點是主教身分的認定，根據教會信仰和法典，他們不僅是各自教區的精神領袖，也是世界主教團的一員，由教宗所主導。這和「偕同伯多祿並在伯多祿之下」有關。中國當局給最後這點做了政治解釋，並以教宗干預中國內政為由而拒絕。所以，天主教所理解的中國聖統制尚未被大陸地方當局接受。

某些合作研究可以向地方當局說明這些天主教信仰的重點。教會在任何教區都是一個信仰團體，這團體環繞在主教周圍，主教則與普世的主教團是一體的。在信仰上就是一個地方教會，只不過有普世教會的臨在。如果把地方上的結構加到教區和主教團組織上，卻沒有為這信仰實體做調整，是沒有助益的，反而使這些地方的和普世的信仰團體成員感到困惑。中國教會領袖需要時間去做公開的溝通，不僅在教會內部，也需與地方當局進行溝通，以期找到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形成真正的中國地方天主教會的一個要素。

中國天主教會與地方當局「求同存異」的時刻到了。早在一九五五年，周恩來在（萬隆召開的）亞非會議全體會議上就發表了這一見解。他告訴與會代表：中國代表團是來求同而不是來立異的……，然後他繼續針對宗教問題闡述同樣的原則：

宗教信仰自由是近代國家所共同承認的原則。我們共產黨人是無神論者，但是我們尊重

有宗教信仰的人。我們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應該尊重無宗教信仰的人。中國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家，它不僅有七百萬中國共產黨員，並且還有以千萬計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萬計的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挑起宗教紛爭的時代應該過去了，因為從挑起那種紛爭中得到利益的並不是我們中間的人。（註：周恩來在亞非會議全體會議上的補充發言，見《周恩來選集》下卷第55頁。）

一九九六年我們慶祝中國建立聖統制五十週年，這是中國教會探尋與地方當局公開對話的時刻，以求同存異，也期望中國聖統制能通過地方當局在大陸合法化。此事一旦成功，世界各地方教會與大陸教會發展密切關係將容易得多，這就是我們從各方教會的觀點，來此討論的原因。

基督宗教雖非發源於中國（佛教也不是），但是已被正式接納為中國的宗教信仰。中國天主教徒人數比例縱然不高，但少數的中國人一方面忠於自己的文化及國家，一方面又自願自發地接納天主教信仰，使真正的天主教中國地方教會的自我實現，也與教廷恢復交往，這種復交使大陸教會從「洋派」的烙印逐漸解脫出來，也證明教友真正愛國的精神以及他們對教宗的忠心。這樣的發展是全體教友的成就。他們證明了同時做個好教友和愛國國民是非常可能的。在每次受迫害時，他們要為成千上百因為基督信仰而被指控不愛國而殉道的親人和朋友哀悼，但每次他們都毫無畏懼，堅持不懈地祈禱：「我信唯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教會。」他們藉著這些卓越的歷史的信仰見證，說明了基督信仰和中國文化同屬於他們的一部分，不是強加諸於他們的。同樣，他們也為中華文化和他們的愛國情操在普世教會內，爭取到應有的尊重，如此一來，也突破了天主教的排他性。

與教廷、與政府恢復的友好關係

今天整個中國大陸教會已經再度開始與其政府

又跨出了歷史性和關鍵性的一步。

最叫人注目的莫過於這樣的演進並不是由高層

策動，而是由下而上，從基督徒團體中發展出來的。現存的兩教會團體，就是非官方的和官方的教友，都在忠貞的前提下作出不少貢獻。幾世紀以來，他們總是不斷摸索，希望能夠在中國複雜艱難的情勢中，同時做個愛國國民以及忠貞信友。上述這兩個教會團體各選各的路來證明了這兩件事的並行不悖，因此促進了真正天主教中國地方教會的興起，把凱撒的歸還給凱撒，天主的歸還給天主。

大陸地下教友團體，從他們自己的一些領袖、以及最近從教宗那裡，聽到了關於修和的呼求，常重複說，假如他們現在與國內政府承認的教會團體妥協，他們所受的苦就沒有目的了。其實，他們應該想到，如果不是他們在信仰內英勇、忠貞的堅持，大陸政府想成立一個與教廷和普世教會分離的「國家天主教愛國會」就很可能成功了。如果不是地下教友長久以來一直堅持「存異」，羅馬對於大陸官

方主教的認可（合法化）就不會在大陸當局的默認下發生了。

另一方面，同樣很清楚的是，任何教會如果不與政府尋求共同之處，就不能在該國求生存。說到這點，我們應該歸功於官方主教及其教會團體採取主動的做法。他們堅持「求同」。其實他們當中許多人也因此而受到本地教會與普世教會的誤解而受多年的苦。兩教會團體之間若能修和，與政府之間若也能達成協議，依據國家律法與教會法典，使中國境內的天主教會合法化，則將帶來真正的喜樂與成就感。將來最值得我們高興的原因應該是知道這合法化是全中國教友的功勞。

教會之間的合作：大陸的新開端

梵二大公會議說明，主教屬於世界主教團體，對普世教會有一般性責任。雖然大陸教會與海外地方教會合作的可能性仍極為有限，但已有可能進行這樣的合作確實是個新的開端。外籍傳教士自從一

九四九至五五年間被驅離中國大陸之後，直到近幾年才又有機會被邀請到大陸修院教書。一項新的大陸法規正式通過傳教士可以受邀為中國境內的教會服務，但也清楚說明一些限制。另外，不時有大陸主教訪問亞洲及世界各地教會，以便建立新的友好關係。他們開始送年輕神父、修女、教友出國進修。大陸教會與海外教會之間的新關係正在不斷發展，在幾十年不相往來之後，現在開始進行一些教會與教會間的互相交流的計劃。

儘管這種合作有其限度，卻是一項歷史性的突破。與鴉片戰爭之後中國對外籍傳教士的開放做一比較，兩者同樣重要，但有基本的差異：一八四零年的開放是迫於不平等條約，而現在卻是出自中華人民共和國自主性的決定。我們應評估這一發展的歷史意義，但也要看到它的局限性。

發展與其他姊妹教會的平衡關係

傳教士已經做好準備，積極回應中國大陸的邀

請，與地方教會合作。今天，我們了解，整個大陸教會，包括大部分官方主教在內，已經與普世教會及教廷團結一致——即使外交關係尚不存在。

海外各地方教會及傳教士都很清楚，他們到中國傳教的角色已經改變了。梵二大公會議之後，天主教會的「傳教管轄權」（*Jus Commissionis*）廢除了。（過去那條法規給予各傳教修會在廣大傳教地區或教區內有管轄權。）現在，教會的傳教使命改由各個地方教會團體自行照管。每個地方教會都負有使命，有派遣有付出，同時也有收穫。傳教士起的是橋樑作用，他們離開本鄉教會，遠赴請求他們協助的其他地方教會去服務，他們在一個固定時期受邀從事當地主教指派給他們的特定工作，由當地教會主導整個傳教活動的任務，從事合作與交流。

傳教士與發出邀請的教會，雙方都要學習這種新的工作關係。在過去，傳教士習慣於在外國指導傳教工作，而今，他們開始學習將自己定位為服務地方教會，而非支配的角色，與地方教會建立互通

卻不依賴的關係。同樣的，地方教會也要學習與那些過去「領導」他們的傳教士建立互相信賴的關係。有些大陸人士——包括教會的及民間的——或許還懷疑外國傳教士還有計劃再度「接管」並領導大陸教會。建立互信是需要時間的。不過我們似乎已經進到那過程中了。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九日給臺灣地區主教的訓諭中，形容臺灣教會與大陸教會的合作是如同姊妹教會般的合作關係。這說法也可適用於其他地方教會與大陸教會合作的模式，各個地方教會不再是向中國傳教，而是與之合作交流。當大陸當局談起國際間的貿易合作時，常形容他們的合作是基於「平等、互敬、互利」的原則。教會之間的合作也是如此。每個地方教會都由其本身文化或歷史背景發展出其獨特之處，不同的文化以不同方式活出主耶穌福音的不同面貌，也就是各種祈禱、思考、和體驗基督的方式。這種互通卻不依賴的關係是傳教的基本面，這樣的發展，是大陸地方

教會成長的一部份。將來其他地方教會開始與大陸教會合作時，應以這種教會之間的交流方式做為準則。

「中華」及亞洲地區教會間的合作

所謂「大中華」，我們指的是中國大陸、臺灣、香港及澳門，在貿易、科技、文化各方面進行的密切合作。這「大中華」是我們天主教徒不能忽視一個事實。他們的共同文化背景十分有利於彼此的合作。香港聖神修院以及許多修會團體對於大陸神父、修女在進修方面所做的貢獻，就是大中華內的姊妹教會對大陸教會的顯著貢獻。現在，台灣教會與大陸教會之間合作的希望也指日可待。在大中華內，教會之間的合作就能更為密切了，比方讓大陸神父、修女到臺灣輔仁大學神學院接受中文的整體神學及修院教育。談到與中國教會的合作，亞洲、歐洲、美洲的傳教士以及地方教會，不只要考慮到與大陸教會合作，而且要將他們自己的計劃，配合到大中

華教會目前進行的合作當中。

與西方教會的合作

「忘卻過去，展望未來。」這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一九八一年透過馬尼拉電臺向中國大陸教友講的話。爲了響應這一號召，比利時南懷仁文化協會於一九八五年十一月邀約了一個「中國天主教友好訪問團」訪問天主教魯汶大學以及比利時教會。此團計有大陸三位官方主教、一位神父和一位教友，由北京傅鐵山主教領隊，由魯汶大學校長邀請，訪問的目的在於研究梵二之後修院教育與修女進修的演變。他們依照行程參觀了大學和幾個比利時大修院及修女進修計劃。對於一九八五年那時，主教們尚不能接受魯汶大學校長狄理蒙當場提供的獎學金機會，我們也能夠理解，只希望不久能與大陸教會合作。從此之後情況有了不少演變，一九九三年開始大陸神父陸續被派出國進修，現在歐美教會都提供了合作交流計劃，大約有四十位神父、修士、修女在美國學習，四、五十位在歐洲學習（包括比利時、法國、德國、義大利及瑞士等國家）。

過去雷鳴遠神父在魯汶成立了「中國之家」。女在美國學習，四、五十位在歐洲學習（包括比利時、法國、德國、義大利及瑞士等國家）。

爲了保持一貫傳統，也爲了回應大陸教會近來的積極演變，我們現在開辦了一個「中國書院」。這樣的立意，是爲了在中國教會與比利時教會之間，建立一個教會內交流合作的途徑。大陸主教可以派神父、修女、教友出國接受培訓，條件是他們學成後一定回國爲教會、國家服務。

與中國人民團結

許多中國主教儘管忙於重建其教會團體，但也已經在人道發展方面積極開始工作了，像成立教會小診所，提供民衆保健的需要。已有兩百位左右修女在大陸各地學醫，準備當醫生或護士，他們大部分集中在武漢，那裡有位修女辦了一所康復專科學校，並得到同濟醫科大學的合作教學的支援。在人道發展的範疇，海外教會單位可以直接與大陸政府

或大陸教會進行合作。香港明愛中心早在八零年代初，即開始了大陸醫療合作計劃，做了不少先鋒工作。Aitece Ltd 是香港另一教會組織，派遣老師去大陸的大學服務。南懷仁文化協會積極與陝西省政府以及陝西教會進行合作，協助該省偏遠貧困地區醫療衛生院的計劃，同時也幫忙在沙漠旱地打井的計劃。此外，該協會與比利時根特市的仁愛兄弟會一起與內蒙古呼和浩特市精神衛生中心合作，為呼市醫生進行在職進修培訓。在這領域裡發展教會之間的合作是大有可為的，這不僅可體現大陸教會團體對窮人的關心，也能顯示普世教會對於大陸教會成爲一個真正的地方教會的支持。

西方的華人教友團體也有內部分歧的現象，不同的觀點紛紛出現在寄發各地的新聞資訊上，造成教友的分歧，甚至影響到大陸的教友。這次我到美國來前去向龔品梅樞機主教致敬，他在全中國教友心目中仍是最受崇敬的真理與忠貞的象徵。過去幾十年來，他以忠貞精神帶領他的教會。中國教會應該把他的名字放在締造合一與修和的領導角色，而非分歧，才算公平。

刊登有關大陸教會的時事資訊必須講求信譽，要就事論事，而不造謠，而且除了報導積極演變，也要提到反面的事實。我們佩服終生獻身於大陸教會傳教使命的人，他們都出於一片好意，要保衛教會，堅持教會的真本質。然而，在聖父對我們的幾次明確呼籲之後，我們的首要之務就是要回應這些召喚，使修和成爲我們華人團體牧靈工作中的第一要務。每一筆捐款都應該用在建立合一與修和上面，而不製造分歧。這才是今日最美好的傳教使命。更多的自發自動和細心的引導，還要靠各堂區團體的

促進與大陸教會之間的合作，最急切的是修和牧靈工作。我們在這方面的失敗可能也是造成教會分歧的原因。顯然這本來是大陸教會的責任，但是海外基督徒團體也應採取主動，致力修和。現在，

神父們。他們今天爲了信衆的團結，要比過去負起更多守護者的任務。當然，首要的條件是這些神父之間先同意和好，把修和放在基本的牧靈工作中。聖父的召喚既出，我們沒有理由不做回應。或許在比較多教友的幾個教區當中，神父可以與主教會商，協議一個統一辦法，解決他們華人信衆之間的修和問題。神父們用一樣的方針傳道非常重要。聖父的話應該不斷在我們的講道當中迴響。

我們的「出谷」：祈禱及交流

我們似乎都會遭到放逐，都有我們各自的「埃及」。我們必須從歷史成見的放逐中得到解脫，在聖神助佑下，走我們的「出谷」之路，邁向修和。在牧靈的修和方面，我們要從每個人自己心中的祈禱開始，祈求聖神的大能及指引，邁向修和的路，這就像聖父所說的，「每個人都將自己整個交出來，他的過去，他英勇作證的時刻，他軟弱的時刻，他現在的痛苦以及他對更美好的未來的期望。」每個

人都要跟自己奮鬥一番，才能超越過去的不幸。我們除了做個人祈禱之外，我們的團體還需在天主聖言引導下，爲修和而禱。共同祈禱之後，還需要一些時間互相溝通。溝通不是爲了責難，而是爲了諒解。許多人都有不同看法和經驗，如果不做溝通，如果每人在各自的小天地堅持自以爲是的觀點，就沒有合一或修和可言。此外，比互相交談更重要的，是互相傾聽，一面聽，一面跟耶穌學：「在沙地上寫字」，也就是說，傾聽而不責難。假如我們在溝通的時候，也向聖神公開祈禱，求祂引導我們勇敢的向溝通邁進，最後我們一定能合一。

更進一步說，我們得到的一切資訊，應該彼此多做分享。過去有段時間，幾乎所有大陸教會消息都被視爲機密，這種情況慢慢少了，近來的演變提醒我們要多分享資訊，以打開我們的心胸。中國大陸教友還沒有真正被告知，許多主教已被聖父承認，是非常好的消息，這本身已經是對於修和的一種邀

約。不過，目前大陸仍有拘捕、迫害之類的反面消息。針對這些事實，我們應該彼此繼續溝通。這些也是大陸教會複雜圖像的一部分。「實事求是」也適用於此。因此，讓我們分享所知的事實，並查其可靠性。真正長久的正常化與修和是不可能由製造假象而成就的，唯有在愛德及真理內，誠信、客觀的探詢事實，才能期望從信友心中，醞釀出對修和的積極回應。時光不待，它催促著我們一起朝這方向前進。

最後，我們要警告自己，此刻若不採取具體修和的步驟，內部分歧現象會越演越烈也越久。過去四十年裡，教友成功地阻擋了教外之人想要使他們與羅馬分開的企圖。我們為他們高興。今天我們在教會內的重大職責，就是要避免這樣的分隔發生，我們都要記取歷史的教訓。兩個世紀以前，法國大革命之後，在歐洲也有過類似的情形：兩派神父意見分歧，有些神父宣誓效忠新法蘭斯政府，另一些則拒絕這樣做，而成為地下神父，到教友家舉行彌撒。當中有位 Stepman 神父，是我比利時家鄉的本堂神父，他在我的祖父家裡祕密做彌撒。我們到今天還尊敬他、懷念他。許多年後，教宗最終與拿破崙簽訂宗教事務協定，此後雙方同意何者應歸於天主，何者應歸於凱撒。所有神父教友都被要求接受這個決定。Stepman 神父接受了，但少數比國教友團體不然，他們雖沒有離開教會，但因為沒有採取積極修和的步驟，到今天還是備受煎熬的教友，孤立而不快樂。

結論

海內外中國教友之間修和的時刻已到，中國地方天主教會現在正全力重建教會本身，還需歷經艱辛，解決其內部分歧的問題。教會遭到迫害的事件還時有所聞。但是，另一方面，許多主教的忠貞以及他們與普世主教團及與教宗合一等等疑慮已獲澄清。因此，現在該是回應教宗多次呼籲的時候了，他促請中國天主教會邁出修和的步伐。在教會內締

造合一也是我們的部分職責，要使天主的歸於天主。

中國教會內的修和與團結，是教會在中國存活下去的主要保證。內部分歧會繼續削弱其生機。教宗對於修和的召喚也是針對所有海外的中國教友。我們若在海外採取主動，邁向修和，將幫助我們自己的團體先團結起來，使我們更像真正的基督徒，並以此為典範，讓大陸的信友有所依循。

對話的時刻已到，以期在中國找到一個讓凱撒和天主各得其所屬的辦法。將來大陸主教能夠確保天主教會在中國的前景，他們會成功的與大陸當局做公開、真實的對話，針對他們如何既是中國教會的主教、又是普世教會的主教，達成協議。他們面臨的挑戰就是要想出一個權宜之計，以互相諒解的態度進行審慎對話，與政府求同存異，使在中國的主教無論根據教會法及國家法都是合法的。過去葡萄牙的保教權，法國的保教權，中國城市的割讓租界，甚至文化大革命等等悲慘經歷，都已經過去了。現在，已經到了該去除對中國教友忠貞的疑慮的時候，

也到了中國該締造一個宗教自由新境界的時候了，如同在今日世界各地那樣。能為中國教會締造這樣的新境界，「新中國」的名稱才更名副其實。

各個地方教會建立信心，準備進行教會與教會間合作的時刻已到。以我們對今日傳教工作的理解，未來的「中國傳教」不是指「我們在中國的傳教」，而是強調我們與中國教會「在平等、互敬的基礎上」進行教會與教會之間的合作。這種新型態的關係勢必要發展開來。外國教會還要學習，中國教會也需要時間進入這種新關係，並信賴之。傳教士要摒棄過去的傳教方式，不再用權勢或影響力，而學習以服務及合作為傳教宗旨，與地方教會慢慢建立互信，這是需要時間的。傳教士扮演橋樑的角色，他們的工作有助於製造各種與其他地方教會聯絡的機會，他們提供資訊，增進各教會互相的賞識。他們也積極促使交流的行動具體化。這就是傳教士為中國地方教會服務的新角色。

